

II

彼岸 ◆ 特哈努

地海传奇

[美] 厄休拉·勒奎恩◎著



二十世纪
美国青少年
幻想小说
的经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 II ·

彼岸 □ 特哈努

地海传奇

[美] 厄休拉·勒奎恩◎著
翻译◎一目 姚翠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01 - 2003 - 4527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3 - 4526

Ursula K. Le Guin
The Farthest Shore
Tehanu

THE FARTHEST SHORE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1972 by Ursula K. Le Guin
TEHANU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1990 by Inter - Vivos Trust for the Le Guin Childr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rginia Kidd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海传奇 . II / (美) 厄休拉·勒奎恩著; 一目,
姚翠丽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02 - 004408 - 5

I. 地… II. ①勒…②一…③姚…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843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地海传奇 II

Di Hai Chuan Qi

[美] 厄休拉·勒奎恩 著

一目 姚翠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 - 02 - 004408 - 5/I·3347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彼 岸	1
特哈努	157

波 岸

一 目 译

第一章 花楸树

三月的明媚阳光透过白蜡树和榆树的嫩叶洒落在带喷泉的庭院中，泉水在斑驳的光影中跳荡。院子没有棚，四堵高高的院墙是用石头砌成的。院墙的后面是屋宇院落，亭台楼阁，曲折的回廊穿行其间，最远处便是罗科岛的大殿堂那高大结实的外墙。罗科岛大殿堂的墙垣是用巨石垒砌而成的，而且被赋予了无可匹敌的魔力，即便遭遇战火、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祸，也会岿然不动。罗科岛正是那座赫赫有名的智慧之岛，岛上教授魔法；大殿堂是岛上的学校和巫术活动的中心；而大殿堂的中心则是一座深藏其间的小庭院，一眼喷泉汨汨喷涌，葱茏的树木阅尽无数月华星辉，风雨骄阳。

喷泉最近处那棵茁壮的花楸树的树根将大理石铺就的人行道拱得坑坑洼洼，裂缝纵横。一脉青苔填满了缝隙，从水池周围的草地上伸向四面八方。一个男孩坐在大树下一块长着青苔的大理石上，凝视着喷泉中央喷出的水花落在水池中。他差不多已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只是隐约间还可看出一副孩子的模样；他身体修长，衣着华丽。他的面孔简直像是青铜铸造的，轮廓分明，神情安详。

在他身后，也许是十五英尺之外吧，一个男人正站在，或者说似乎正站在院子中央一块小草坪对面的树下。树影婆娑，光华闪烁，很难确定那人的姿势。可他确实是在那儿，一身素白，一动不动。孩子看着喷泉，那人就看着孩子。没有一丝声响，也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跳跃的泉水发出绵绵不绝，如歌唱一般的声音。

那人向前走了过来。一阵风儿吹来，刚刚绽开的花楸树叶随风摇曳。那孩子吃了一惊，轻巧地跳了起来。他面向白衣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尊敬的超级大男巫。”他说道。

那人站在孩子的前面。他披着一袭带着兜帽的白羊毛斗篷，兜帽放在脑后，斗篷的脖子处有一道道褶。他个头不高，腰板挺直，看上去精力充沛，黑里透红的脸上长着一只鹰钩鼻子，半边脸上留着一道道伤疤。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他说话的声音却很轻柔。“庭院这个地方，坐在这里

很舒服吧。”他说，一边制止了孩子的道歉，“你远道而来，还没有休息。坐下吧。”

超级大男巫跪在水池的白色边沿上，将一只手伸进从喷泉那较高的注池中丁丁冬冬落下的闪烁的水滴中，任泉水从指间流过。男孩在隆起的瓷砖上坐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你是英莱德王子和恩拉迪斯岛的儿子。”超级大男巫说，“莫莱德公国的继承人。在整个地海，再没有比府上更古老的世家，也没有比府上更美丽的地方。春天的时候，我见过你们英莱德家的果园，还有贝里拉那些金碧辉煌的屋顶……你怎么称呼？”

“我叫阿仁。”

“这是你们那个地方的方言吧。用我们的普通话说是什么意思呢？”

男孩回答说：“是剑的意思。”

超级大男巫点点头。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孩子开口了，虽然不够大胆，但也不显得胆怯。“我还以为超级大男巫什么语言都会说呢。”

超级大男巫摇摇头，目光注视着喷泉。

“而且知道所有的名字……”

“知道所有的名字？只有塞戈伊才知道所有的名字，是他说出了元语，让这些岛屿从大海深处升出了海面。当然，”那双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紧盯着阿仁的脸，“如果我有必要知道你的真名，我会知道的。但是现在没有必要。那我就叫你阿仁吧；我叫雀鹰。跟我说说，你这一路上怎么样？”

“太漫长了。”

“风向不顺？”

“顺风顺水，可是我带来的消息却不顺心，雀鹰大人。”

“那么，说说看。”超级大男巫严肃地说，但神情却像孩子似的不耐烦起来；阿仁说话的时候，他再次把目光转向水池，看着从高处落向低处的水晶般的水珠帘幕，好像在听孩子说话，又好像不只是在听孩子说话。

“你知道，大人，我那身为王子的父亲是一个对巫术有所涉猎的人，是莫莱德的后裔，年轻的时候在罗科岛这儿待过一年。他会一些法术，也懂一些知识，热心整治王国，治理城市，处理贸易事务，尽管他很少使用巫术技艺。我们岛上的舰队经常离岛西航，甚至远涉西海，从事蓝宝石、牛皮和锡矿买卖。今年初冬时分，海上一位船长带着一个传言回到了我们的贝里拉城。我父亲听

说了这个传言，派人叫来那个船长，让他说说传言的具体内容。”孩子沉着镇定，滔滔不绝地说着。他曾经按照儒雅之士的标准接受过培养，而且他现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后生小辈。

“那个船长说，纳威杜恩岛上已经不再有魔法。纳威杜恩岛是位于我们西边大约五百英里处的一个岛屿，有多条航道可以通达。他说那里的咒语已经失去魔力，巫术词汇已经被人们遗忘。我父亲问他那个小岛上的巫师是否都离开了，可他回答：没有，那里还有一些曾经当过巫师的人，但是他们不再施用咒语，甚至连用于修补水壶、寻找丢针这一类琐事的符咒都不再使用了。接着我父亲又问：这么说纳威杜恩人岂不是惶惶不可终日？可那个船长回答：不是，他们对此似乎不闻不问，毫不上心。实际上，他说，他们当中流行着疾病，并且他们的秋季收成也不好，可他们似乎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说——他与王子说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场——他说：‘他们一个个都像病人一样，如同那些被告知一年内必将毙命的人一般，可他们却自己安慰自己：这不是真的，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他们到处走动，’他说，‘但对这个世界熟视无睹。’其他做买卖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翻来覆去地讲述着这个传言：纳威杜恩已经变成了一片瘠土穷乡，失去了巫术技艺。所有这些只是那片海域中的流言蜚语，总是荒诞不经，可是只有我父亲对它多了一番心思。

“于是在新年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英莱德人举行羔羊节的日子，牧人的妻子们带着她们的头羊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父亲点名叫一个名叫鲁特的巫师对着羊群念增加咒。但是鲁特神情沮丧地回到我们的大厅中，放下魔杖说道：‘殿下，我不会说那个咒语。’我父亲问他原因，他只是说：‘我已经忘记了那些咒词，还有念咒的方法。’于是我父亲来到市场上，亲自念了那个咒语，羔羊节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当晚他回到宫殿里的时候，我发现他面色凝重，神情疲惫。他对我说：‘我念了那些咒词，但是我却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意义。’实际上，今年春天我们的羊群遭遇了麻烦，母羊因生产而死，很多羊羔胎死腹中，还有一些是……”孩子那从容、热切的声音停了下来，“畸形。”他眨巴着眼睛，说出了这个词，然后咽了一口唾沫。“我看到了一些畸形羊。”他说。又是一阵沉默。

“我父亲认为，这件事情，还有关于纳威杜恩的传言，表明某种邪恶力量正在世界上属于我们的那片土地上作祟。他渴望听到来自智慧之岛的建议。”

“他派你来是想证明他的愿望很迫切。”超级大男巫说，“你是他惟一的儿

子,从英莱德到罗科的路途可不近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只有一些山野老妇们的传闻了。”

“她们怎么说?”

“女巫们从烟雾和水池中解读到的所有命运都是凶多吉少;另外,她们的春药也出了岔子。但是她们不是真正懂得巫术的人。”

“算命和春药这两档子事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老妇们的话值得一听。好了,你带来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将由罗科岛的大师们进行讨论。但是我不知道,阿仁,他们会给你父亲什么样的建议。因为英莱德并非是第一个传来这种消息的地方。”

阿仁来自北方,此番初次远航南下,途经哈弗诺尔大岛,穿越内海,来到罗科岛。只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中,他看到了那些并非属于他故土的陆地时,才懂得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意义,才意识到在英莱德那片宜人的崇山峻岭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阔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和他一样的芸芸众生居于其中。他还习惯于想到更加广阔的地方,所以过了一会他才明白过来。“还有哪里也传来了消息?”他问道,感到有点儿惊讶。因为他曾满怀希望,立刻从罗科岛带回一剂良方,返回故里。

“首先是南海域。后来甚至还有群岛的南部,瓦特霍特岛。人们说,瓦特霍特已经没有魔法可用了。不过现在情况还难以确定。长期以来,那个岛上一直暴乱频仍,海盗猖獗,而且正如人们所说的:听信一个南方买卖人的话等于听信一个谎言家的话。然而,传言却都是一样的:巫术之泉已经干涸了。”

“但是在这里,在罗科岛上——”

“在罗科岛上,我们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这里防备完善,因而风雨不侵,厄运不行,一切依旧。或许,是因为防备得太完善了。王子,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

“等到我能为我父亲带回只言片语,说清楚这场灾难的本质以及拯救它的良方时,我便返回英莱德。”

超级大男巫再次看着他,可这一次,阿仁尽管有教养,还是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那双乌黑的眼睛中没有任何不友善的神情。那凝视的目光中没有偏见,只有平静和同情。

英莱德岛上的所有人都敬仰他的父亲,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目光看过他:不是把他视做英莱德王子,那位在位王子之子的阿

仁,而仅仅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阿仁。他不想认为自己害怕超级大男巫那凝视的目光,可又无法迎视它。那目光似乎再次扩大了他周围的世界。此时此刻,不仅英莱德陷入了渺无意义的境地,他本人也复如此,所以在这个超级大男巫的眼中,在这块四海环抱、暮色沉沉的广袤土地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躯壳,非常非常渺小。

他坐在那里,揪着大理石铺就的石板路裂缝中长出来的鲜亮的青苔。不一会儿,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只是在最近两年才变得深沉起来,听上去微弱而嘶哑:“而且我还会照您的吩咐去做。”

“你只是对你父亲尽职,不是对我。”超级大男巫说道。

他的眼睛仍然盯着阿仁,那孩子把头抬了起来。他在表示自己的谦恭时,忘记了自己,此时此刻他看见了那个超级大男巫:整个地中海中最伟大的巫师,那个曾经封闭了方德尔黑井、从阿图安之墓中赢得了艾瑞斯阿克博戒指、建造了深植海底的奈普海墙的人;那个熟悉从阿斯托韦尔到塞利多所有海域的水手;那个惟一在世的龙王。他跪在喷泉的旁边,个头不高,韶华不再,声音平静,眼睛像暮色一样深沉。

阿仁匆忙站起身,规规矩矩地双膝跪倒在地。“大人,”他结结巴巴地说,“让我为您效劳吧。”

他失去了自持,脸腾地红了,声音颤抖。

他的屁股上挂着一把长剑,崭新的皮革剑鞘,上面镶嵌着红色图案和金饰;但是那把长剑本身却朴实无华,十字形镀银青铜剑柄磨得溜光。他迅速拔出长剑,剑柄在前,递向超级大男巫,好像一位臣民面对他的王子。

超级大男巫没有伸手去碰剑柄。他看了看剑,又看了看阿仁。“这是你的剑,不是我的。”他说,“况且你也不是谁的仆人。”

“但是我父亲说过,我也许应该留在罗科岛,直到我弄清楚这场灾难是什么来头,或许我还要在这里学会某种技艺——我没有一技之长,我认为我不懂任何法术,但是我的先辈中有人曾是魔法师——只要在某个方面我能学有所成,成为对你有用的人——”

“在你的祖先成为魔法师之前,”超级大男巫说,“还曾出现过几位君主。”

他站了起来,迈着有力却无声的脚步向阿仁走了过去,拉着孩子的手让他站起来。“我感谢你表示愿为我效力,尽管我现在不会接受,不过等到我们就这些问题经过协商之后,也许我会接受的。一种慷慨精神的表示是不可以轻

易拒绝的。莫莱德之子的长剑也是不可以轻易弃置一旁的！……现在去吧。那个领你来这里的年轻人将会负责你的饮食起居。去吧。”他在阿仁的背后轻轻一推，这是一种以前从来没人对他表示过的亲昵，况且这位年轻的王子也不喜欢有人对他这样；但是他现在觉得，超级大男巫这轻轻一推是一种荣耀，因此他感到一阵兴奋。尽管阿仁曾经一直备受关爱。

他以前是一个活泼的孩子，喜欢玩各种游戏，并为自己敏捷的身手和聪明的头脑感到骄傲和高兴；他擅长负责礼仪和治理，尽管这些事情既不轻松也不简单。然而他从来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过任何事情。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轻轻松松，他轻轻松松地做着一切，一切都像是游戏一般；他曾经把爱视为儿戏。可是现在，他内心深处动摇了，不是被一场游戏或者一场梦，而是被荣耀、危险和智慧，被一张带有伤疤的面孔和一副平静的嗓子，以及一只握着紫杉木手杖，不顾它的魔力的黑乎乎的手动摇了——在靠近手杖手柄的地方，在镶嵌于那截黑色木头上的银子中，是君主的失隐符咒。

走出孩提时代的第一步就这样在突然之间完成了，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小心翼翼，而且什么也没有保留。

他听从超级大男巫的吩咐，匆匆向门口跑去，笨手笨脚，但喜气洋洋，忘记了彬彬有礼的告别。超级大男巫杰德目送着他离去。

杰德在喷泉旁的那棵白蜡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仰脸望着阳光普照的天空。“一个温柔的信使带来了噩耗。”他声音不大不小地说道，好像是在跟那喷泉说话。喷泉没有听他说话，只是继续用自己那银色的舌头自言自语，而他却聆听了片刻。接着，他向另外一个门口走去。阿仁没有看见这道门，实际上这是一道很少有眼睛会看见的门，不论它们怎样仔细地看。“看门大师。”他叫道。

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小个儿男人出现了。尽管他已经不再年轻，有人会说他老了，可这个字却不适合他。他的脸干瘪瘪的，象牙一样的颜色，带着愉快的微笑，两腮露出长长的皱纹。“怎么了，杰德？”他问道。

因为只有他们两人在场，而且他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七位知道超级大男巫名字的人之一。另外六位是罗科岛上的命名大师：雷阿比岛上的巫师沉默者奥金，很久以前，就是他在贡特山上为杰德取了这个名字；贡特山上的白衣夫人，也就是看守着那枚艾瑞斯阿克博戒环的泰娜；伊弗什岛上一个叫维奇的

乡村巫师；还有一个也住在伊弗什，是一位上门服务的木匠的妻子，三个女孩的母亲，对巫术之类一窍不通，但在其他方面却很聪明，人们管她叫雅螺；最后，在地海的另一边，即在最遥远的西方，还有两条龙：奥姆·埃姆巴和凯尔森。

“今晚我们碰一下面。”超级大男巫说，“我这就去见定型大师。另外我会派人去见库里姆卡梅鲁克，以便他把手里那些关于事物名称的名单放在一边，让他的学生们休息一个晚上，然后请他来我们这儿，即使他不能亲身前来。你愿意负责去找其他人吗？”

“行啊。”看门大师说，微笑着消失了；超级大男巫也不见了；喷泉一如既往地安详地自言自语，在早春的阳光下从不停歇。

在罗科岛的大殿堂西边的某个地方，时常是偏南一点，人们经常会看见那座内在林。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除了那些知道去那儿的路的人，没有人知道还有路可以去那儿。但是即便是那些初来乍到的学生，还有那些城里人乡下人，只要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总是能看见它：一片高高的林木，即使在春天，碧绿的树叶也会泛着金光。于是他们——那些初来乍到的学生，那些城里人乡下人——都认为那座树林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移动。但是，就这一点来说，他们都弄错了，因为树林不会移动。树根是实实在在的树根。移动的是其他的一切。

杰德离开了大殿堂，走在田野上。他脱去了白斗篷，因为正午的太阳当头照着，照得他浑身发热。一位正在褐色的山腰间犁地的农夫举手向他敬礼，杰德举手还礼。小鸟唱着歌儿飞向天空。休耕的田地里以及马路旁的火花草花蕾初绽。远处的天宇中，一只飞鹰划出一道巨大的圆弧。杰德抬头瞟了一眼，再次举起一只手。那只大鸟急冲而下，翅膀带着呼呼的风声，径直落在那只伸在空中的手腕上，黄色的爪子抓得牢牢的。这不是一只雀鹰，而是一只巨大的罗科岛的恩德隼，一只棕白色条纹相间的猎鹰。它歪着脑袋，用一只圆溜溜金灿灿的眼睛看着超级大男巫，然后哑巴着弯钩似的喙，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两只圆溜溜金灿灿的眼睛同时直愣愣地瞪着他。“无畏。”超级大男巫用创世的语言对它说道。

那只巨鹰扑扇着翅膀，脚爪牢牢地抓着超级大男巫的手腕，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去吧，兄弟，英勇无畏的人。”

在明朗的天空下，远处山腰间那位干活的农夫放下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去年秋天有一次，他也曾看到超级大男巫将一只野鸟放在手腕上，随后片刻之间人就不见了，只有两只巨鹰临风盘旋而上，飞向天宇。

这一次那位农夫却看着他们分手了：那只大鸟飞向高空，那个人却踏着泥泞的田野继续向前走去。

他来到了那条通往那座内在林的小路。不论时光流逝，世界变迁，那条小路总是笔直向前。超级大男巫顺着小路很快走进了林阴之中。

一些树木的树干粗壮无比。亲眼看到它们之后，人们就会相信这座树林绝不会移动：它们像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灰蒙蒙的纪念塔；树根像牢固的山脚。然而在这些最古老的树木中，有些已经树叶稀疏，枝条枯死。它们并非长生不死的灵树。在这些参天巨树当中，生长着一些高大的年轻树木，枝繁叶茂的树冠充满勃勃生机，还有一些长着嫩叶的树苗，细嫩的枝条尚不及女孩儿的个头高。

树下的地面上常年落叶缤纷，腐烂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蕨类植物和一些矮个儿林地植被生长其间，除了这惟一一种在地海的哈迪克语言中叫不上名字的树木外，没有其他任何种类的树木。站在这些枝叶下面，清新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泥土的气息，嘴巴中好像还有一种潺潺流淌的泉水的味道。

在一块数年前因砍伐了一棵巨树而留下的空地上，杰德见到了定型大师。定型大师深居林木之中，很少或者说从不抛头露面。他的头发是黄油一样的黄色；他一点儿没有生活在群岛上的人的样子。自从艾瑞斯阿克博戒环得以恢复之后，卡尔加德的野蛮人已经停止了他们的突袭行动，和内陆就贸易与和平达成了一些协议。他们并非友好和善之人，总是趾高气扬。但是偶尔会有一个年轻的武士或者商人的儿子，由于热望冒险或者渴望学习巫术，忍受不了诱惑，独自一人西行前来罗科岛。十年前，定型大师，这位来自卡莱果-阿的年轻野蛮人，就是这样身佩长剑来到罗科岛的。他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来到了罗科，用半生不熟的哈迪克语迫切地告诉看门大师说：“我是来学习的！”现在，一个高大而白皙的男人，金黄色的长发，一双奇特的绿眼睛，站在树下泛着金光的绿色光影中，这就是地海的定型大师。

或许他也知道杰德的名字，但是即便如此，他却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他们无声地互致问候。

“你在那里看什么呢？”超级大男巫问道，对方回答说：“一只蜘蛛。”

在那片空地上的两片高高的草叶之间，一只蜘蛛正在织网，一个精致的圆圈悬挂在那里。银色的蛛丝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在蛛网的正中央，那只还不及人眼的瞳仁大小的灰黑色蜘蛛正在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它也是一个造型大师啊。”杰德仔细看了看那张艺术品一般的蛛网说道。

“是什么样的厄运？”年轻的定型大师问道。

那张中心是黑色的圆圆蛛网像一只眼睛一样，似乎正在注视着他们俩。

“我们人类自己编织的一张网。”杰德回答道。

这片林木之中听不到鸟儿的鸣唱。阳光笼罩的树林里静悄悄的，很闷热。他们的四周尽是树木以及树木的阴影。

“纳威杜恩和英莱德都传来了消息：内容一模一样。”

“南边和西南边。北边和西北边。”定型大师说，但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张蛛网。

“我们今天晚上会来这儿。这儿是听取意见的最佳场所。”

“我没有什么意见。”定型大师此刻正看着杰德，那双绿色的眼睛冷冰冰的。“我担心，”他说，“这是恐惧。说到底就是恐惧。”

“是呀，”杰德说，“我想，我们必须追根求源。我们已经享受了太久的阳光，沐浴着艾瑞斯阿克博戒环复圆所带来的和平，完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在浅滩上垂钓。今天晚上，我们必须探究它的深度。”说完，他没再理会定型大师，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待在金黄色草叶之间的蜘蛛。

在树林的边缘，他背靠着一根粗大无比的树根坐了下来，将手杖搁在膝盖上，大树的枝叶伸展开去，为那平淡无奇的地面遮住了阳光。他闭着眼睛好像在休息，派出他的灵魂之使，让它翻过罗科岛的崇山峻岭，沃野良田，向着北方，来到孤塔所在的那个遭受着海浪袭击的海角。

“库里姆卡梅鲁克。”他的灵魂之使叫道，命名大师从厚厚的书本上抬起头。他正在给他的学生们念书中记录着的根、草、叶、种子和花瓣的名字。听到杰德的叫声，他应道：“我在这里，大人。”

接着命名大师凝神细听，他是一个高大瘦削的老人，黑色的兜帽下露出白发；塔内房间里坐在写字台前的学生们有的抬头看着他，有的互相交换着眼色。

“我这就来。”库里姆卡梅鲁克答应着，然后又埋头看着书本说，“喏，茉莉

魔草^①的花瓣有一个名字，就是 iebra，萼片也有一个名字，就是 partonath；茎、叶子和根也都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在那棵树下等着的超级大男巫杰德——他知道茉莉魔草的所有不同部位的名字——收回自己派出的灵魂之使，伸了伸腿，摆了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闭着眼睛，不一会儿就在这透过树叶洒落下来的斑驳的光影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章 罗科岛上的大师们

罗科岛上那所学校招收的都是男孩，他们来自地海内陆各地，到这里学习最高境界的魔法艺术，都是在巫术方面颇有前途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日渐精通各种巫术，学习各种事物的名称、符咒、各种法术和咒语，了解哪些是该做的事情，哪些是不该做的事情，以及该不该做的原因。在这里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之后，如果能达到心、手和灵魂的同步协调，他们就可以被叫做巫师，得到一根具有魔力的手杖。只有罗科岛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巫师。

由于地海所有的岛屿上都有男男女女的巫师，而且使用魔法对那些岛民来说如同面包一样必不可少，如同音乐一样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所以罗科岛上这所魔法学校历来深受人们的尊敬。九位魔法师出任学校的魔法教师，人们视他们如同这群岛上的九位王子。而他们的校长，罗科岛的领导者，超级大男巫杰德，则被认为是最高领导，除了众岛之君之外，他无须对任何人负责；而且尽管他的意愿与众不同，但只要是出于效忠，出于心灵的禀赋，他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即便君主也不能约束一位如此伟大的魔法师去服从普通的法律。然而即使在那没有君主的漫长岁月里，罗科岛的历届超级大男巫们也一直都一直效忠并服从于普通法律。罗科岛上的一切遵循着数百上千年来的惯例自在而为；它似乎是一片远离一切麻烦的净土，男孩子们的笑声总是在大殿堂的庭院中，在宽敞的古老游廊里回响。

领着阿仁熟悉学校的是一个粗壮结实的小伙子，他用一根银器将身上的

① 希腊神话中一种白花黑根魔草，赫耳墨斯曾将此草送给奥德修斯，以解女巫喀耳刻之咒。

斗篷在领口处扣得死死的,那根银器是他已经度过学生时代的标志,证明他已是一个巫师,正在继续学习,以获得他的手杖。他的名字叫做加莫布尔^①，“因为,”他说,“我的父母先生了六个女儿,有了第七个孩子时,我的父亲说,这是与命运的一场赌博。”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若在平时,阿仁会很欣赏他的幽默,但是今天阿仁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事实上,阿仁没有怎么听他说话。但是这个加莫布尔,天性希望出风头,于是他不管他的客人是不是在听,开始大谈学校里的一些奇闻逸事,接着又对阿仁讲了一些关于学校的谣言。但对他所说的一切,阿仁只是说:“哦,是吗”或者“我知道了”,最后加莫布尔只得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当然,这里的人不做饭。”他说,这时他们正从那些用石头砌成的巨大厨房前走过,里面传来铜锅丁当作响、菜刀咣啷咣啷的声音,还有洋葱那刺得人直流眼泪的气味,“这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我们去学校的食堂吃饭,大家可以用咒语变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也不用洗碗碟。”

“是吗,我知道了。”阿仁礼貌地回答。

“当然,那些还没有学会咒语的新生,在来这儿的头几个月里时常会掉很多肉;但是他们在学呢。有一个来自哈弗诺尔的孩子,总是想吃烤鸡,可到头来得到的总是小米粥。他念咒语时似乎无法逃过小米粥这一关。昨天,除了小米粥,他竟然要来了干巴巴的黑线鳕。”加莫布尔竭力让他的客人相信这些奇闻逸事,结果嗓子都渐渐说哑了。他终于放弃了,不再说话。

“超级大男巫是从哪里——从哪块陆地上来的?”客人问道,甚至看也没有看一眼他们正穿行其中的那条雄伟的画廊,墙壁和拱形的天花板上雕刻的是那棵千叶树。

“贡特岛。”加莫布尔回答,“他是村子里的一个羊倌。”

怪了,听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来自英莱德的孩子竟然回过头去,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加莫布尔。“羊倌?”

“贡特岛的男人们大多都当羊倌,要么就当海盗或者巫师。我不是说他现在是一个羊倌,你知道的!”

“可是一个羊倌怎么会成为超级大男巫呢?”

“与一位王子怎样成为一位超级大男巫的方法一样!先来到罗科岛上战

^① 加莫布尔(Gamble),作为普通词的意思是“赌博”。